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二希堂文集卷十一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趙金簡

二希堂文集卷十

禮部侍郎蔡世遠撰

西湖祖祠衣冠功德進主祝文

維康熙五十三年歳次甲午正月朔癸卯越十有六日戊午孝曾孫某等謹告於顯先祖考處士訥齋府君妣孺人宣淑劉氏顯先祖考逸叟友湖府君妣孺人慈靖林氏顯先祖考贈文林郎梁嶽府君妣贈孺人勤淑陳

氏之神曰繄惟我祖肇基西湖累善行仁紹開厥後天篤其慶世濟其昌伏惟鄉進士文林郎湖廣寧鄉縣知縣我湖公首開科名賜進士承德郎刑部湖廣司主事震湖公首登甲第早已偕配崇祀中龕世世不替賜進士東昌府推官中石公亦已配享廟中侍祖宗之旁矣而讀書稽古積學力行名標天府行著里族者代不乏人揆禮與情均應列在廟中奉祀配享恭惟鄉進士贈文林郎百梁公贈文林郎賡震公賜進士文林郎桐柏

縣知縣升薇公賜進士文林郎行人司行人潤生公鄉進士髙人公崇祀名宦鄉賢選進士羅源學教諭武湖公或登賢書之彥或雋南宮之秀或與明經之選或邀貤封之榮守箕裘之令緒幸繼體之有人品望既隆鄉譽尤著是宜位在東龕列衣冠之祀世世配享恭惟處士丕仰公暨妣徽淑孺人熊氏處士動菴公暨妣慈儉孺人林氏原以繼別之宗祀在兩廡追維舊德緬想前徽篤行可風詒謀永久好善樂施世澤綿長是宜位在

西龕列功德之祀世世配享夫文物科名累代繼起斯為朝家望族而敦倫飭行無忘祖先乃稱家風有道敬蠲良辰合祀廟中祖宗樂得子孫之衆多長在其側子孫常依祖宗之寵庇永惟居歆惟兹廟中少長畢集自今以往永永無斁慕讀書之榮益自勤於絃誦知為善之樂尚自勉於訓行爵秩聞望等之珪璋孝友睦婣永如琴瑟見祖宗之共聚堂寢自生敦本之思知枝葉之皆由本根常懷睦族之念地靈所鍾愈昌而熾和氣所

積益壽而藏謹以潔牲柔毛醴齊粢盛用申奠獻尚饗

念修堂告成進主祝文

緊惟我祖卜居梁麓累善行仁天之所篤梁山之下其風郁郁巳卯夏初我祖無禄宅穸既畢宗祊未卜凡我孫子對之心恧昔我始祖卜葬斯山越寧鄉公附窆此間九十九峰蒼翠斑斕奕葉有人創造伊艱維我曾祖繼起名揚克承父志厥祚丕昌購兹佳址築為享堂享堂維何在墳之旁祭畢宴斯厥制堂皇規模既遠報之

亦長有子三人兩騰曲江旁及猶子名與俱芳累代簪
裾於今有光未及百年事變滄桑頹垣墜瓦此堂遂荒
我祖見之惻焉心傷無力重新猶存餼羊凡我孫子誰
不奮昂歲在壬辰拮据經始構茲數椽風雨足蔽以奉
我祖以承先志爲墳之廬爲祖之祀私也而公兩取其
義敬陳粢盛備我犧牲請諸族人今日告成同展一拜
共布此情伏惟我祖及我高曾佑我孫子無失令名睦
婣孝友乖戾不生爵秩聞望君子之榮而昌而熾永世

胥寧凡我孫子同茲致誠謹以剛鬣柔毛粢盛醴齊用

伸奠獻尚饗

辛丑四月同當事紳耆宿壇祈雨文

農及時矣而雨澤不降小民幾無寧刻也茍居官之不

職應降咎於余身百姓何重遭此戚也頃曾請水於鹿

溪又化龍於橋上拜禱呼號之聲豈上有九重之隅耶

天之愛民人甚矣茍粒食之不登將顛連而莫告上天

亦豈其不德耶糾我紳士齋宿廟壇耿耿愚誠幾不遑

乎日昃也睠望四郊瞻言百里能無傷心於日燥而地赤耶伏願速遣雨師立召風伯將巳下之種浡然而興而方播之田亦得收功於涓滴也嗚呼旱既太甚其雨其雨彼蒼者天其亦念此哀迫也謹告

祭座主安溪李文貞公文

嗚呼世遠方在苫塊之中哭吾母也今又哭吾師哉嗚呼吾師之於余小子可勝言哉歲己丑吾師主禮闈世遠成進士吾師薦之

天子特命讀書中秘嗣是惠訓不倦迪我者不徒在語言文字之間期我者有出於功名爵禄之外嗚呼可勝言哉世遠服習宋儒之書歷有年所自吾師啟其鑰而發其覆生平學識始有依歸嗚呼不謂荒陋如世遠猶欲進之以程朱之學也世遠幸際明時雖櫟社無中繩之材然野人懷負暄之獻已丑冬吾師攝行郊天之禮齋宿天壇獨召世遠與語久之謂曰子抱經濟何不盡言之因得盡吐於前質論商榷過夜分嗚呼不謂迂疎

如世遠猶欲策之以經世之務也世遠雖無中智之質然有好善之心每見端人正士及一言一行足録皆心識不敢忘議論之間偶有所及吾師禮待有加時有薦拔嗚呼以世遠之愚昧猶不以可否為無足重輕也庚寅秋世遠以省親假歸臨行贈古畫一幅乃龜山立雪圖也嗚呼師雖不言世遠敢自棄乎逾年遭先君子之變睽教三年燕閩萬里愛憎不一毀譽叢加雖素號知交尚不敢保其聞流言而不信吾師確然不惑服闋入

都日特薦世逺分脩
御纂性理精義承君子之提命受
聖明之指畫人生至樂無踰於此是秋侍吾師歸里適
撫軍海康陳公重振鼇峰書院問師於吾師薦世逺往
主其事嗚呼鼇峰人材淵藪九郡之英咸萃竊不自揆
欲推明吾師之學以振道南之緒以復鄒魯之風雖德
涼學淺不自知其蚉力之負山也丁酉春吾師趨
朝道出三山世逺率諸弟子請臨書院講學自開府以

下觀聽者千人今所刊鼇峰講義是也方欲俟吾師致政歸里時擇其尤者擕至榕村親聞謦欬俾有成就誰知訃音至哉嗚呼古稱師弟之誼有知我之感成我之恩吾師之知我成我可勝言哉悲悼之深辭不能文敢敘其區區如此至吾師躬承絕學有繼往開來之功遭逢

聖明有弼諧亮工之績此自有天下後世之定評國史之紀載世遠亦他有敘論故不贅而特云爾者嗚呼惟

夫子知我也尚饗

祭李訒菴先生文

緊惟先生德器粹然宏涵演迤澄蓄萬千探根蹑窟金渾玉堅旁流雜術亦探其玄生而毓異鏤板神前少陷賊壘冡難迍邅孝恭天性淳謚内淵屢躓公車不屑攀緣出膺民社嘉魚揮絃用康乂民廉聲丕傳去汰去甚不顧掣肘載陟戶曹煩劇仔肩始終一心清慎彌虔上益向學親御講筵日佐文貞周易手編長官褒歎不

日叙遷若水勇退賀監歸田某水某丘湖之山川世遠
不材受知文貞夜雪春風中立光庭先生奏最我時在
京飫聞至論清夜鐘聲庚寅之秋我歸潭東先生送我
別緒匆匆三載遲留復入都中先生在部遂初融融我
送先生祖餞臨風先生言旋我亦退隐問字榕村以翼
以引文貞還
朝大星告隕兩赴榕村有涕如霣先生猶健尚有典型
先生諸郎又締嚶鳴寒晨判史溽暑談經經綸道義口

許心盟我交京師侍從公卿豈無英達孰是忘形十載家居懶與時迎不我遐鄙書問相仍我受珠璣未報玖瓊通來契闊心用怦怦追維先生兩世交情不謂今歲竟騎箕星心以情亂淚因德傾束芻往奠鑒此微誠尚饗

祭總憲沈端恪公文

人生五倫朋友居一相期重遠勸善規失維公生平學術宏正確守程朱不雜偏徑陽儒陰釋剖判是力介潔

清剛潛脩淑德維我與公聞風相慕公來吾閩未及洄
溯時有臺警軍興紛糾公佐幕府如摧枯朽有都人士
不悅於官砭愚督過如水激湍公曰安之無鼓其波薄
言小懲所全寔多仁人君子其心不同凡所遊歴棘刺
生風公官於朝我亦來京相見促膝遂叙平生既補銓
曹旋貳天卿培元育材望若景星懇懇其衷嶽嶽其方
帝曰予嘉使總憲綱念國忘家積勞成瘨年未及邁遂
薨於位

天子曰嗟臨朝灑涕喪我良臣贈恤特異公始登第名
譽四馳作令中州衆母人師公嘗語予爲政初年循常
而理不免具員逮及兩載民志既孚夜思蚤作朝發夕
斂維學有所敎之誨之以其餘羨積倉惠之三千穀石
今猶存焉回思我生作令不慤分府粤西謝病言歸用
薦始出遂初願違
明良作合若或啟之亹亹孜孜日永矢之邇來夏秋余
居海淀公來傍晚同榻寢燕爰及季冬同事

禁庭九夕連牀有懐必傾爾我無疆如瘻思起我發狂言公不聒耳公氣少衰遇公於朝翌日哭公始隔一宵面目如生公不能語長號疾呼有淚如雨嗚呼痛哉公之論著多未終篇周易有解朱註有箋未竟厥緒孰續其全平湖遺書公所編就我當抄存謀以垂後公之事業未展其半中途殞星誰不駭歎嗚呼哀哉敬陳鄙詞公其鑒兹

公祭黄越甫文

嗚呼君遂翩翩而長逝耶君有郭林宗之品識不爲危激之譏議君有東方曼倩之風流亦或不恭而玩世家故儒也父祖嘗授以舉子業矣中更廓落而不就有司之試或曰以爲難也而棄焉或曰君有不屑屑於此者別有玩心而高寄知我者飲以酒贈以言共談心而出肺不然吾自適吾適焉任夫巳氏之評隲而位置其爲詩也質直曠朗有醉吟先生之高致其論事也指陳了了鬚髯輒張若揮麈而攬轡皆由其屏俗而遊眞故交

盡賢豪而相締君又生有賢子恂恂爲亹亹爲嗣守有光而無愧君更鼎以敦脩曰德業更有大而至貧窶非吾患科名非止境在定脚跟而躋其𢧐某等與公交幸鄙吝之常去悵一病之不起溯深情於平素偶出門之所之過高岑而息憩見屋梁之落月疑顔色之可視陳鄙詞而薦酒君其徬徨徜徉乎斯際

哭伯父習孚先生文

自國家以制義取士士之隨風而靡者多致力於時文

經史子集置之不問呂東萊所謂父兄無見識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何多也伯父嘗告世遠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蓋謂斯人又曰士不讀莊騷馬班一木偶人耳六經之外惟此最要而後漸及於諸子百家汝其識之其諄諄於世遠者如此其學則無所不覽詩若文重一時太史陳心齋令吾邑延脩邑乘涖泮講五經若性理諸書著述多出其手素知伯父博學善屬文故也性剛直雄健自喜雜以滑稽

而不軌於正與家君諸父相友愛晩而益篤讀書非夜分不寢雞鳴而起於將死之前一月猶然素强無疾癸未八月病二十七日而亡搜其遺書積成卷軸揮淚讀之淒淒欲絶因為文而哭之曰嗚呼伯父少而豪雄孔武其力有耀其瞳長加遜敏益植其躬奇書秘策羅之以胸泉湧河傾巨壑長虹先生後學動起敬恭昔當壯盛文壇樹幟老而不衰益篤其志有酒數斗飲之不醉舞劍談經登車攬轡對客揮毫停驂問字文似相如氣

排賈誼吁嗟澮爾便為古人顧謂孫子我將歸真語言不亂預定若神嗚呼伯父棄我何速誨我諄諄示我三復伯有論著我曰我讀我發狂言伯不厭瀆躄者執杖瞽者光目嵩里文雄互居列族聞伯將至請入其屋迂儒走避朽士退伏操觚小技呼之為僕慰以為哀痛定復哭

祭季父君晦先生文

嗚呼季父竟爾遐逝世遠入京癸卯之歲臨岐諄諄告

以大義跪聆誨言罔敢弗諟爰及明春秉鐸安溪師道克立奬善叙彝厚德醇脩薰而善良不責脯束敬業一堂祖孫父子在泮課藝不懈益勤僉曰盛事曰維祭聖備物必豐確遵祀典齋肅敬恭奉委點籍課業問耕老稚歡迎我家先生倐焉遘疾闔邑禱祈朝昏問省日夜攜持乞假言歸道旁祖送有百其羣感動村衆丙午仲冬溘然長寐世遠在京踰年聞訃醫藥不親飯含不赴王事則勞有淚如澍曷云能來為位而哭道之云遠燕

閩不縮嗚呼季父少有至性甲寅之警兵戈不靜隨親避地涉險歷嶂忍飢朝夕讓粥以養逮及末年躬親洗滌豈無他人悲愉悅懌兄弟四人始終允諧家節情話相對顏開事我先君至老不回奉如嚴師撫如嬰孩嗚呼季父赤幟文豪受知督學連冠其曹歲薦明經晦迹自韜學成不有通郡是師令君致餼遂設皋比由以成名不可指數豈獵其華言敦其素戶外不與家産不營屢空蕭然金石歌聲累蹟棘闈一席寒氊未竟厥用靜

正怡然嗚呼哀哉山川阻隔設奠陳誠最哉孫子勵志揚名克篤前脩和祥蔚蒸永言無斁慰此幽靈尚饗

哭從兄右章文

嗚呼兄之死可哀也世遠與兄少同居長相聚也平居相最以文章相勉以倫理也憶甲寅之亂王父避居梁山之麓吾父與仲父季父從而聚居焉歲庚申兄始生壬戌世遠始生兄乃季父出也幼讀書沈潛善入倜儻有志氣己卯春學使者將校士至漳王父時年八十二

名兄與世遠詒之曰勉之吾猶及見汝等之入泮也命與兄讀書於叔父之旁小室每月夕風晨抗首論列蓋近以慰王父之心而遠以古人自期許世遠尋補弟子員兄雖被黜歡然喜色曰是可以慰王父矣王父既沒兄屈滯童子試中卒不遇兄為人重義輕利性謙退和婉善下然義所不可輒凜然有不可犯之色孝於親友於兄弟循是而基之可至於聖賢而無難即其一端片善亦足以厲頹風而起末俗邑俗家有子婚娶畢多自

私其財帛父母取之猶有難色兄弟則居然畛域矣世遠嘗與兄痛憤謂人雖不肖何至父子兄弟之間而有利心幾何其不入於禽獸耶兄自婚娶後所得毫不自私嫂氏又賢嘗脫簪珥解所服飾以事親佐日用之需嗚呼此事本自尋常何足為吾兄稱道然亦可以愧天下之重財帛而輕骨月者矣王父沒二年葬期未卜吾父與諸父寢食不安兄徬徨不已嘗與世遠登高山眺峻嶺周歷曠野平原問曰堪輿家之言雖不足信然此

事自未可造次既卜兆營窀穸兄始帖然嗚呼使兄不死其亢吾宗也必矣世遠少而廓落疎於世務與兄弟相勸勉者大都皆迂闊不近時嗚呼惟兄知我也家居離邑治十里適吾父與諸父授徒於外世遠凡所作古今文未脫稾即以示兄兄曰某句字當換某句字未妥凡兄所言皆中予心嗚呼朋好相聚忽然遠別涕涔涔下不能自止況重之以兄弟之親遽然以死終吾身而不可復見乎此余之所以仰天而悲也且兄之知我更

有奇者王父徙居梁麓時得一佳境名别有天泉石幽勝世遠嘗一夜不寐思有以營度之亭池臺閣大小廣狹朗朗胸中晨起走兄卧榻呼兄起告以故兄曰止勿言視吾見何如及至某所兄所云云即吾夜中所思者也又世遠凡有外遊將歸前一夕兄必見諸夢且謂諸弟曰閙之今日至矣十數次皆驗此皆瑣屑無足重輕之事然亦是一奇也今歳世遠捷南宫讀書中秘方自幸進身有階平日與兄談論者庶幾不墮空言乃兄竟

未有書來秋八月始知兄以六月六日死矣嗚呼人誰不死兄之死可哀也兄今年三十生有二子一女雖小聰慧可愛將來教養之使成人及婚娶之事季父自能了此然世遠自不敢忘兄其勿以為念嗚呼哀哉

祭從兄脩永文

嗚呼昔我仲父有子三人過期莫娶無怙且貧我先大夫視子猶均遂厥婚媾恤其苦辛仲母暮年式克舒顰爰及數載淹喪伯氏言立其繼仲氏之子仲氏繼殞嫂

氏靡他撫之拊之匪我則那獨兄之存傷心雁序信諾
惠心里推古誼養蒙於鄉為家之計體又素羸喀喀病
肺我官於朝音問絡繹薄俸雖分有如涓滴如何昊天
旱荒繼疫丁未始秋聞訃愴惻嗚呼痛哉兄與二昆溘
無留者藐爾諸孫一門數寡獨鶴支霜啼烏月下哌哌
哀號有涕無灑嫂氏貞賢寄語來京今歲無飢我心則
寧越茲以往我當自營我聞斯言悲不自勝維兄有子
食之誨之迨及長成婚之配之我聞苦節其後必昌安

貞淑慎天祚汝以無疆子母相依娣姒相將克儉且勤迪厥子以義方苟盡人脩有赫彼蒼萬里緘詞我淚汪汪兄其鑒兹式相爾後於不忘尚饗

通族合祭紫泥庶常文

嗚呼痛哉吾紫泥之亡也吾聞達者之語曰家族之得第居官者不足喜惟其孝謹純篤有學問志氣者為可喜則其亡也亦不以得第居官者為足悲而以孝謹純篤有學問志氣者為足悲紫泥生有異質少不問家人

產勤學好問以遠大自期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踰年
失所恃紫泥痛母亡事父篤謹處兄弟益友恭折節讀
書五經躬自註解治史鑑頗能記其因革得失未幾食
餼於庠累試冠軍甲午登賢書中乙未進士第二人
殿試制策進呈第六復
御試詩古文第七紫泥顧不自多限程讀書清晨溫經
午前讀宋儒書午後閱綱鑑晚讀詩古文時與兄聞之
同在京邸坐臥一榻以力學躬行信今傳後相刻勵手

書來家相勸勉者無非脩門内行明體達用之學吾家子弟方有所觀感而興起焉丙申六月十四日眷口進京時已得病七月七日憮然曰吾不及見吾父矣遂卒年方三十同年同鄉同館諸友以及朝之縉紳大僚聞訃哀愴賻金四百有奇祖奠相續於道嗚呼一庶常何足輕重為其學問志氣如日月之方升悲人才之淪没為

國家惜也十二月二十四日馳驛抵里寡妻稚子扶柩

同歸悲傷動行路況叔伯兄弟哉嗚呼家門不造撫昔念今潸焉出涕癸巳夏我崔人以公車終於京都是秋我爽亭又以公車卒於宿遷崔人勤學博聞著於天下爽亭和厚修謹孝廉中之望孰意其偕亡也今又喪我紫泥四年之間喪車自遠至者三人何其痛哉嗚呼夫子之稱閔子也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今與祭者盡吾家之諸父昆弟也吾家諸父昆弟非妄歎者合之人言其亦可定吾紫泥矣爰哭之以詞曰梁山高兮

湖水泱泱有闊其色有遏其光國之良兮族之坊心謪吉兮身健强胡方三十兮汝年以不長子幼弱兮父在堂靈遠來兮歸家鄉汝之達兮何之而不可翺翔我懐愴以傷兮夫何日之能忘

六一姪孫哀詞

嗚呼謂亢吾宗者必汝也今竟如此耶汝自沖齡淹貫五經旁及羣書年十六遊庠序朋試皆前列去歲從余學於鼇峰汝之文章行誼獨為開府所推重同學所畏

服翩翩然年少名士也鄉試制藝雄深贍雅制策皆本所學以抒為經濟余益喜曰是不論得舉與否行當讓此子也出一頭地矣入夏以來積羸成疾時余方講學會文於西湖祖祠汝獨卧病不能在列相對時猶津津心喜也孰謂有今日哉嗚呼以余之闊疏方欲鼓七建之人相與明倫學古克己勵行暢前哲之休風去俗學之蔽錮鼇峰中不數人也而汝與焉吾家中不數人也而汝又指屈焉嗚呼天不祚余使此子之未逮成立也

嗚呼天不造吾家使此子也夭也汝今行年二十有一尚未有室父與王父皆在堂哀不能自禁汝其能瞑目哉雖然汝之才名著於閭𨜟志行追乎古先雖福壽不長孰與庸庸者泯泯焉以終其身哉自汝視之皆塵土耳汝病革時王父許以從兄之子為嗣汝嗣必昌汝靈是依維余知汝潸然念之因哀之以詞曰牿其性者溺於習馳於華者汩其實今之人兮鮮自力汝之英兮信茲不惑我望之奢兮珍什襲胡棄余兮歸何域能不汝

思兮汝志已立

祭同年黎少司寇文

維我同譜落如晨星或處山邱或入泉扃迪德廣業孰

翼孰賡維公邁志行砥名成初登瀛洲露爽英英典試

粤西得人有聲繼視楚學石介氷映楚風勁雄澤之以

正報政歸來

天子有喜擢居給諫邪觸佞指

帝顧在廷巡察需人高安相國以公名申

天子曰都是謂直臣劾兩大憝封事密陳大臣才識

譽命津津維時聞者驚耀偉節謂公有此如矢如鐵

天子不言同朝莫知公亦不言不伐不居

天子聖明公勇有餘按湖南北耨奸櫛宄咏黍歌棠昔

時人士竣事言旋

命視南河沿流相視籌核無頗遂進廷尉廷尉稱平九

列有議謇諤盈廷出衡南國南國是式馬首無譁浮偽

悉斥

帝謂盛京國之根本晉貳司寇兼職京尹惟此

盛京穀賤物平公來涖止繁阜盈寧宣

天子仁不狎不驚言渥其膏言虐其囹始及一載溘爾

上升嗚呼我公渺不可即魂來夢清魂返塞黑年未逾

甲事業未半一往不還能無寤歎憶歲己丑登第方新

三百進士六十翰林過從頻仍蚤夜談心月窟可探蒼

生作霖維時安溪道侔伊周師生誼篤宴見綢繆或坐

密室濬我靈修或隨杖履吟弄優游湖洄洙泗湖海盡

收陶然亭中怡園石上分韻得句三爵不讓郭外花紅
牕前草緑魚躍鳶飛印川對菊公於是時嶽嶽郁郁二
十年來星霜頻改函丈何依同門鮮在公能奮首
天子葵之望公為鵠尚肩隨之廣陵散絶顔色何照七
八同輩誰與同調公之尊人觀察陜右素號青天撫綏
績懋以其緒餘嫻及文史我
朝作者歸然𡵨峙公能跐美有蔚家聲兩世純臣系出
閩汀聞公柩來東覊蚤戒疾驅過郊不及奠拜渺渺緘

辭寫此一哀勗爾諸孤揚顯將來嗚呼尚饗

哭從弟誠符文

嗚呼吾自始至終所望於吾弟者實有加而無已何一朝竟至於此吾弟事親孝處兄弟友恭撫孤姪以成名待人以信剛直尚義家極貧介以律躬不為卑瑣苟合之態年稍長受業於余未及壯補弟子員研經究史高自期許詩文尤傑出丁酉歲從余學於鼇峰九郡之英咸在課藝屢屈其曹乃不得與鄉薦命也丁未春余官

於朝春口入京以書促弟同來始至體玩宋儒之書者
幾一年歷代名臣傳名儒傳各研閲一遍相國高安朱
公太僕學川林公及靈臯方先生皆加重焉今年肆力
時文四鼓方就寢得病中止者一月猶不休三戰文塲
表策各至千言大抒所學竟以此得病又不得售越兩
月而亡命也嗚呼痛哉吾壹不知夫科名之累人一至
此也傷哉自得病以來吾為呼天祈神欲讓已歳天不
我諒吾行負神明也嗚呼吾同堂兄弟十二人彫零者

四人吾弟又與余聚首京師二年今竟何往哉嗚呼痛哉吾官至九列家未嘗肉食菜根布素吾弟恬然安之吾侍子弟每刻責求備吾弟恭和受之視吾事如已事視吾財如已財臨終猶恐余憂愁託言稍痊嗚呼痛哉歿之前一日口占遺訓以貽妻子勗以大義告以安命誨汝子皆至言也嗚呼痛哉雖然生寄也死歸也男子有四方之志吾弟名信於公卿而行孚於族黨與庸庸死於牖下者何如也妻子雖不及見然吾在此兄弟子

姓咸在侍疾送終尚克誠備父母未葬吾能成之子女婚娶吾悉心力以任之饔飧之需吾何忍忘之吾弟其可以帖然無憾矣冥冥之中其克相爾子爾女爾室爾家毋相悼恨汝子今已為諸生顯揚褒大吾拭目俟之嗚呼吾弟尚克鑒余之言尚饗

哭第六男長注文

雍正十年四月三日汝柩將隨汝母柩回家汝父以庶羞果品設汝柩前呼汝而告之曰嗚呼吾以雍正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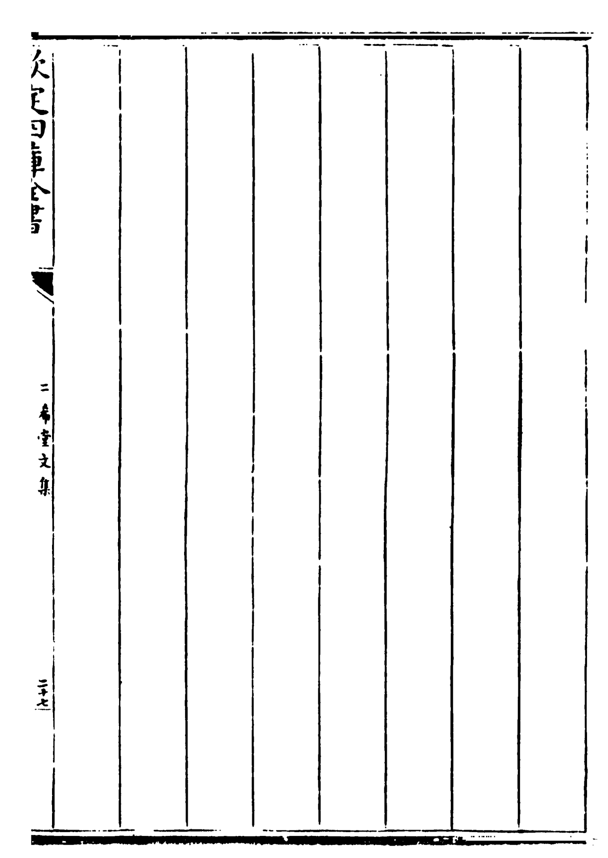
入京汝以七月始生吾不及見汝聞汝生而多疾痛憂苦汝母瀕死者數矣五年冬隨汝母來京年方五歲已能曉句讀性醇良至孝汝母病私於無人處叩頭祝天與吾同寢吾時起坐汝急起取被帖吾背恐吾寒也有客來訪予汝嘗從旁聞緒論好與大人長者處不樂與小兒偶吾嘗問汝曰汝欲敝衣蔬食名行垂千載為聖賢耶抑將豐衣美食駟馬高車漫無所表見而作官耶則應曰吾為聖賢今年方十歲能誦小學四書詩書易

三經及古今文若干篇為講解粗知大義去歲夏四月得
疾腹大左旁稍硬急令醫者治之不令汝讀書汝時取
書於卧榻自讀常為汝母汝姊汝嫂講小學至性所發
亹亹動聽歷夏至冬腹終不小顧飲食起居猶如常也
或謂針灸之術甚神吾謂汝曰汝父欲汝速愈法用灸
汝至孝幸勿啼號灸三處二十七次汝忍痛不出一聲
汝母時病卧在牀猶強起為汝拜跪祝天顧不得效元
氣轉弱汝妹以十二月除夕亡汝哭之哀汝母以正月

晦日亡汝又哭之哀猶能視斂成服越半月而亡嗚呼痛哉吾自兩載以來疾惡叢滋行多拂亂致汝夭折皆以余故也吾嘗獨居深念負汝多矣吾官至卿貳菜根家風無肉食吾一日見汝與汝兄同飯食只豆腐白菜有難色汝母告予曰吾須肴之食不然二兒食數口便走余曰年小須不時啖以魚肉既又念汝諸兄皆食此能長成姑不汝慮嗚呼汝得天薄以是致弱未可知也吾居京師雖隆冬盛寒不設爐炭汝手足凍裂猶講誦

不輟以是中寒成疾未可知也汝喜讀書吾欲汝速成課程數倍汝諸兄汝不之苦以是致腹疾未可知也汝好食生菓飴品吾謂汝曰醫者云忌此物俟汝痊時隨汝所欲吾不汝靳汝聞吾言節至終歲不敢近竟不得食以死嗚呼痛哉汝臨終前一日猶誦父母惟其疾之憂時文若重有悲者汝不知死事吾亦不言死事至口不能言吾謂汝曰汝聰明尚黙佐汝諸兄使有成以慰吾心又至孝尚使余勿思汝以成疾病汝向吾點首及

氣絶半日目猶不瞑撫慰再三始瞑嗚呼痛哉汝母既亡留汝使吾朝夕撫摩誨導猶可自慰并汝而奪之吾何能不悲哉吾以服勞王事朝出暮歸入汝卧榻汝母汝妹及汝皆無存者吾痛曷有極哉嗚呼自汝之亡吾欲為文哭汝一痛即不能執筆今汝柩隨汝母同書此以寫吾哀嗚呼汝而有知尚使余勿思也汝母有靈備聞斯言尚使余勿念汝也嗚呼哀哉



二希堂文集卷十

二希堂文集卷十一

禮部侍郎蔡世遠撰

勸輸粟引

康熙己亥仲冬有事於家廟事畢君奕叔父井門兄宮聞兄伯行兄諄諄然合詞以命世遠曰姪孫張之子吾父祖東昌公之宗子也生而喪父張婦洪氏賢伶仃撫育之上無舅姑旁無兄弟今六歲矣寄食母家吾等雖

有所周䘏歲無定額朝不謀夕者屢矣夫以孤兒寡婦

萃於一門又係我東昌公之宗子家貧而子弱其可聽

其饑寒而不爲之所乎恭惟我東昌公致身科甲政績

懋著創垂宏巨子孫得蒙業而安蒸田歲入數百石尤

不可使宗子之以孤弱獨困也凡我一脈隨力輸之供

其母子歲以爲常俟其子長大成人而後再圖子其爲

我書此意於簡端吾將令長蒲長溁長濠主其事世遠

聞而再拜言曰東昌公在天之靈其慰矣乎苦節之後

必有達者非徒此子將大有成立也族姓相敦睦情誼相睽屬家其昌矣夫誰無率祖之心恤孫之念乎世遠於東昌公則從祖也於張之子則從孫也目擊心動實有同情承命書之以成茲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敬以是為勗

慕刻黄石齋先生遺書引

葢聞因雲灑潤則芳澤易流載響乘風則音徽自遠無鯁亮清忠之氣雖潘江陸海僅供覆瓿為天地河嶽之

鍾則琨玉靈珠自當壽世近代石齋黄先生者志存忠孝學貫天人了生死之一關嚴忠佞之二字明朝三百年養士之報正學而後一人漳浦九十峰積氣所成東溪之武堪接生徒遍天下仰寶座之春風正氣塞古今留石壇之化雨驅宣公於腕下奏疏洵為百代之光駕陸子之書厨詞華豈但一時之冠罔非繼往信足開來觀緇衣數傳見講學正切於匡君講續騷一篇知忠臣必由於孝子明九疇之義所以佐書洞三易之璣亦以

補繫丹心激韻高律呂之聲碧血成歌動乾坤之色他如松花別業早擅昔日文壇即至駢枝卮言遠勝古來談藪耽書性癖已極刻骨鏤心私淑情深豈徒梁峰鹿浦鳴呼九串十朋四恥三罪公自灑氷天之淚我已與拾桂之思幸生講學之鄉遺澤未斬於五世即慕先生之義頌聲已溢於四方無謂斷簡殘編廣陵散於今絶矣尚曰丹山碧水正氣歌其猶存乎誰非好古應共玆王稌集正學之書諒有同心勿徒令桓譚重子雲之價

書李文饒傳後

李文饒古今才相也余觀其在浙西也汲汲不忘君其治蜀也聲施爛然而其相武宗也事功幾過於韓琦當武宗時天下可謂多故矣藩鎮之横擾於西夏之師也小人雜進非如治平之時也文饒雍容其間天下晏然受其福琦相英宗何以過是哉就唐代論之氣節不及宋璟而才並乎姚崇風度不及張九齡而行純於張說高志不及李泌而功績著於令狐綯就他代論之呂許

公張江陵輩遠不及之矣莊聖太后臨朝時許公功為多江陵相業亦未可輕如貶韋宏質貶范文正貶劉臺其專擅亦適相類然文饒雖抑樂天而不用猶與陷富弼高拱者不可同年語也雖其朋黨之心執而未化然牛黨皆小人君子諒焉且洛蜀猶不免復何怪於文饒哉朱子作綱目書曰李德裕卒而不具其官余不能無憾焉

書李杲堂集後

杲堂自謂喀喀病肺奄奄不振今觀其作古文氣甚凌厲夫文章有識有氣無識不可以立體無氣不可以致用譬如大將部分措置量知彼己識也鼔三軍而進之率先為士卒前行氣也杲堂有識有氣溯源於子長規範於韓歐可謂脫盡明季之習矣明初諸家方正學氣烈近蘇劉青田屬詞近子宋潛溪該貫劉亮體勢近歐要皆詞氣疎暢不肯作觓散險僻何李興遂為有明樹幟然何不及李遠甚王茅二川相繼作卒不能掩北地

而上之然自李滄溟倡爲左史之説作家多習爲強澁繁瑣割斷難句稍變者又緝綴詭僻誕謾而無結搆一則曰吾由西京而追左史也目中無東漢何論韓歐一則曰吾本兩漢而做莊子韓非也以淺率爲奇奥吾不識左史莊子韓非豈專爲是強澁緝綴哉專爲是強澁緝綴則不足以爲左史莊子韓非矣效左史莊子韓非而爲強澁緝綴者力不足也力不足而強澁緝綴以爲左史莊子韓非是皆吾所不取也杲堂得之矣

書陳靜恪先生傳後

人生百行莫過孝友就其造極而言之則孝爲難父母之恩大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之詩備極深痛自非立身行道養志尊親行造其極未足以語於大孝也孔子稱大孝者舍舜之外無他焉就世俗而言之則友爲難愛父母者子也愛子者亦父母也人子能如父母之所以愛子者以愛父母則孝矣不然安常處順奉養服勞雖未爲孝亦未嘗以不孝聞至於兄弟其始也分

形聯氣傳衣共食至戚也迨其後也妻子間之財産間之奴婢間之始則財不相通繼則氣不相下私意一起寖以疎薄自非友悌深至外盡其和内盡其誠鮮能免此書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解之者曰進進於善不至於姦也余聞之師曰非也言其和孝懇至自能進進於善不格其姦也格如格君心之格君臣以義合故積誠以格之陳善閉邪格其非心父子兄弟以天合烝者詩所謂烝之浮浮也若以格君心者格之則有所不

合矣記曰人子之事父母也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余亦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起和起誠務脩其極茍以其難處也而置之是恝也以其必不可已也而驟之是激也不激不恝起和起誠弟之至也常則旣翕而和樂變則同憂而共患誠與和之所積也余讀陳靜恪先生傳有感焉壬辰海氛之亂先生仲季同圍城中仲兄以捞餉就縶先生自詣軍門請代帥憐而義之餉得稍減事平家旣落以眼疾廢仲氏家尚饒或勸分其餘財不答此二

事者余甚偉之常人爭錙銖於平日者有矣況巳詘而兄餞乎悁悁於毫髮小事有矣況遭難而肯代之乎是真可以風世矣先生之子名元麟字石民與余交最篤石民之事親也至孝與先生晨夕相隨蒔花茹茗考古談經父子之間優游怡愉樂之至也故先生兩目復明石民登鄉薦先生猶及見之先生行事孛約墅先輩既為之傳林君佶人又書而跋之石民屬余書於後余嘉二事之可風也故詳論之且以見能孝者必能弟能弟

者必能孝能為悌弟者必生孝子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書先王父李湛府君遺集後

古今卓然自立之士多不為祖父兄弟所掩是故賈曾謝鳳不能掩其子陳仲弓不能掩其孫王子敬蔡九峰不能掩其父士衡子瞻不能掩其弟數子者之名至於今豔慕不衰先王父年十六為諸生師事黄石齋先生先生尤器重之詩若文多先生風味氣骨更肖甲寅之亂居梁山之麓鄉人薫其德化焉盜不入境民不訟於

官者幾三十年年八十餘飲於鄉為邑人所重盖公以
溫醇冲和之氣發其英偉俶儻之才故其人與其文若
詩俱傳也公以己卯年没伯父嘗手定其書越一年世
遠取而讀之涕涔涔下因誌之其末曰祖父兄弟之不能
相掩也信夫公以上三世皆歷甲乙科先刑部震湖公
學行載道南源委公以立德立言承厥緒無墜兄弟三
人公最少二兄皆一時名進士人謂公潛德幽光殆將
過之祖父兄弟之不能相掩也信夫抑又聞世之稱公

者曰制義不如詩文詩文不如德行是公之詩若文幾為德行所掩也雖然公可以無憾矣

黄門雙節紀畧

余鄉人黄鏞妻張氏及其子元吉婦康氏者龍溪邑乘所誌一門雙節者也張氏二十三而寡卒時年九十有二康氏二十而寡今年七十有七矣張之歸於黄也誠孝脩婦道盥櫛紉箴烹溉維謹鏞病殞舅姑在堂長子元吉方七歲次五歲又次方襁褓煢煢孑立莫知我哀

當壬辰海梦之變鄭氏悉衆圍漳凡八閱月城中絕食兵卒餓鬭呌號割死人肉以果腹張翁歿張慮屍難免密以錐刀鑿地爪土出之鑿已復爪十指破裂出血深三尺許裹屍而藏焉會王師至圍解翁屍得斂而葬而張十指爪甲盡禿每對子孫言輒嗚咽流涕鄉人歎曰逢此百罹仡仡勇夫不免於及張以一嫠婦迺能完其翁之屍誠且智也嗣而元吉有婦生孫次與季亦長成人謂張且色喜無何而

元吉復殀婦康氏抱呱呱之兒姑婦相依姑撫而謂之曰我以不肖子累汝婦賢應獲天祐柰何蹈吾戚邪康泣曰竹有筠松有心敢不體姑之心守姑之節晨理膳羞夜紡績事姑以禮教兒以義姑歿哭之哀毀骨立邑人既以其事紀之邑誌官斯土者又以其事上聞而旌之張之孫瑛為名諸生思欲表暘其先烈康之子橙羇旅入都求余文橙性至孝言及輒泣余嘉其志而歎雙節之萃於一門也為紀其畧使覽者有所徵信

焉

跋祖祠規條

右家規十六條乃世遠所稽之於古及聞之於今者已正之父兄叔伯以為可行顧吾家長上各以此勗其子弟相規相勸則人知尊祖敬宗而相親相睦之意行乎其間矣世遠更推本平日父兄之訓以為衆子弟勗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在篤於倫理而絶其自私自利之心而已薛文清公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

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茍倫理一失雖有人之名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一氣流傳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人世哉文清公此言極爲親切世遠竊謂倫理之虧大抵由於自私自利自私則忌刻之心起雖同祖共宗之人不免自利則止知有已雖同氣兄弟不顧夫忌

者小人之尤況施之於同祖共宗之人利者害德之物乃至同氣兄弟之間因財業而生嫌隙此真禽獸之不若也嘗見兄弟不和之人其家必有死亡之憂自古及今無得脫者人即不懼身入於禽獸獨不為禍患計耶吾宗素奉祖宗之明訓凡所云云皆不至是然履霜堅氷防其漸也抑又聞之人有常業必興其家忠厚居心天必福之勿以氣陵人勿貪非其有勿為賭蕩不法之事勿為游手無常之人游手則必入於匪類賭蕩則將

無所不至古今來未有好賭而不喪其品破其家者其事則卑汙苟賤貪鄙不堪其歸至為父母所不齒妻子所厭惡人每自知之而自蹈之何耶凡此數者由於其人之趨向關於自心之洗滌雖父母且不能勢禁豈旁人所能理諭忝為一本之親有同祖共宗之誼故不能以嘿嘿饒舌及之非敢為文以示戒也至世遠有過吾父兄叔伯必加嚴督方有親愛之心或兄弟之間以錢財而分畛域或尊長之前以褻狎而致侮慢或恃巳之

勢奪人之有或明犯禮法以自取戾吾父兄叔伯必切指其事而明訓之仍撻責於祖宗之前以示戒焉可也康熙辛卯人日世遠謹書

跋五思録前卷

先君子以康熙辛卯秋七月捐館時名卿大夫舊遊戚友或哭之以文或銘其墓以表之先君子嘗秉鐸羅源羅人祀之名宦吾浦人賢而祀之於鄉守漳郡者抹入府志焉古人有言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世遠愚而失

怙惴惴然懼終不免於辱也爰編次而存之名之曰五思録者不忍居處笑語志意所樂所嗜之或忘也康熙甲午春二月男世遠識

跋五思録後卷

辛卯秋七月先君子捐館舍越三年不肖孫世遠彚次志狀祭文及名宦紀鄉賢紀都為一集名之曰五思録以志思慕式子孫也丁酉冬又喪我先母喪葬事畢謹次名公卿若戚友諸銘誌祭文以附於後嗚呼先母賢

德焜燿鄉邦始遭亂離窮餓播遷神明眷之篤事尊章心力瘁盡慇勤誨子慈谿義炳不孝孤兄弟三人忝竊科名玆益愧厲廩廩焉慄慄焉懼無以為瀧岡之揭也

康熙已亥夏四月男世遠識

東江姓氏跋

右東江姓氏六十餘人聚吾漳行誼文章之選而為此會也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夫近文章砥礪廉隅非友不可余自庚寅乞假

趨省常至郡芝山與諸友談經論文間拈題面課互相切劘雖於諸公無能為役然入芝蘭之室乆當自化矣撰義則依據六經不墜浮夸軟美之習説理則原本宋儒不落致虛馮空之旨載籍極博務為返觀内攷定從違别是非以為守身用世之學循是以往吾黨其盛矣乎夫文詞爾雅而内行克敦閎覽古今而乘時建立豈徒科名乎哉因以齒次其姓氏而并誌其邑里非以自耀也亦指視之交㪺也嗚呼可不勗哉

敘鼇峰學約

世遠雖少承父師之訓不敢自外於學然資性淺陋既寡昧而一無所明過失叢滋復昏怠而不能自克荏苒歲月恐終為天地間無用之人乃承中丞雷陽陳公禮聘使主鼇峰書院戰懼方深敢當斯任顧念先君子主鼇峰時世遠曾侍書以行茲又親見兩臺所以長育人材化民成俗之至意爰至斯地與諸同人共勉之至於書院條規昔者儀封張先生撫閩創立書院時嘗刻學

規類編一書中載朱子白鹿洞學規程董學則真西山教子齋規胡文敬續白鹿洞規等書已為明備陳公又公暇輒至其於義利之分廉隅之飭痛切為諸生言之同人循此而行無俟增益不揣愚陋推本兩先生之意以附於後既以自警且以共勵云

欽家禮輯要

閩中素稱鄒魯為朱子講禮教義之鄉朱子生於延老於建而宦於泉漳及門高弟率多閩産五百年來風流

未歇是以冠昏喪祭之禮尚能由舊
本朝會典煌煌
聖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義刊載家禮以風示天下我
皇上仁孝天錫盡倫盡制立萬世禮法之宗
特諭九卿等恐風俗以奢僭相尚非以禮教天下之意
官民喪葬婚娶務從約素參酌典禮雍正元年五月奉
旨通行我閩既承文公遺澤又際
聖化翔洽禮教修明之會臣庶率由凜遵蒸為風俗盛

於曩時顧窮鄉僻壤間有不見全書狃於習尚者是用
備考成書輯其簡要以合於鄉俗之易行而省其無益
之繁費各郡中有一二處沿陋惡禮者共為指明期知
往習之誤悉歸於正云爾

題陶存軒歸去來館圖

余與江右陶君存軒同歲舉於鄉已丑成進士又同同
讀中秘書越明年給假省覲同舟車至浙存軒嫺問學
負節槩不肯茍同於人顧不余鄙志亦同也存軒散館

後授檢討南歸有終焉之志余亦家居十年雍正元年蒙

恩特召侍

禁近又十年於茲矣存軒雖不出顧當事欽其行

慕其學延主豫章書院修省志倡學大江以西為不

朽盛事君子之生於世也或出或處或遠或近迹不

必同要本此不愧吾心者以不虚其生有益於世焉

斯已矣一日謂其子弟門人曰吾將山隱矣匡廬山有

歸去來館茅廬數椽靖節先生之故址也存軒購得之

悠然獨坐其樂只且歲壬子長子學樞以中翰進京出圖索余題其首余素慕匡廬名勝而未得至者異日得假南歸道江右過匡廬遊白鹿洞拜謁文公遺像讀楣間洞規之揭誦象山義利之章體文敬諸先生續規領要而覩在洞從學之士復有昔時之傑乎又將繞而西訪存軒於歸去來館以訂新知而商舊學荒落之餘未知其果同焉否耶

喪葬解惑

葬必擇地自古有之故程子有草木茂盛土色光潤之說閩地多山水不比北方一望平原故為風水之說者審擇夫氣之所流貫勢之所凝聚山則拱衛而不背水則環抱而不瀉無風隙水蟻之患此亦何嘗不是蓋祖宗安則子孫亦與俱安理固然也乃有惑於其說不脩人事專恃吉地以為獲福之資遂有遲至三年而不葬者夫停柩不孝也世有不孝之人而能獲福者乎且天地人一理也地理無憑飭行於身行善於家天則報之

以福幾見有檢身樂善孝恭敬睦而家不興者乎幾見有存心險刻門內乖隔而能獲福者乎舍昭昭之可憑索冥冥之莫據獨何心哉其至愚者則陰謀橫據相爭相奪以為福在是矣不知其為禍基也大矣又有鄉俗寡識惑於房分之見者夫風水之說不可茍略而房分之說理所必無有何所見而謂左為長房中為二房右為三房不及生三子者何以稱焉生子至十以上者何所位置之按之八卦方位謂震為東方震乃長子則所

葬之地未必盡南向也度之五行揆之五方細求其說卒無有合即考之郭璞葬經及素書疑龍經撼龍經諸書亦無所謂房分者此乃後來術家欲藉此使凡爲子孫者不敢不尊信而延請之陰以誘其厚利陽以得其奉迎不知其遺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歸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說誤之也此亦如時日之說古所不廢吉日良辰經有明文但不可過爲拘忌如襲斂入棺之時有造爲的呼重喪等名目謂至親不避必有大凶俗竟

有不察而信之者抑情壞性莫斯為甚他省鮮有此說即吾閩如詔安等縣但棺物具備即入棺無另尋日時之事最為合禮此亦術家藉以為獲利之資與風水房分之說所當亟斥者也讀書識理之士固無此患其有中心實不信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曰寧可信其有夫信無稽之說至於啟疑論而不葬狗拘忌之失至於將入棺而不臨斯何事也而可信乎惑之至矣

徵修漳州府誌啟代魏太守作

湖自初唐辟疆閩漳始為屏翰之重地廹及紫陽過化
濵海上嬈鄒魯之名邦戶口田疇毎日增而日盛聲名
文物或代廢而代興茍無文獻足徵何由繼志而述事
不有簡編明備何以彰往而察來漳乘始於有宋淳熙
成書遞至前明萬歷迄今百餘載典故無聞從前三十
科人文闕略又况鯨波屢沸兵燹相仍氣節如周忠愍
黄石齋數先生未曾作傳儒林如何黄如張小越諸君
子有佚特書在明季已失搜羅洎我

朝有待編葺修政齊教於是焉資省方觀民於是乎在
夫國之有史專隸於職方而郡之有志責成乎司牧仰
惟
聖天子文教覃敷於四海功烈遠邁乎三王稽古右文
頒
御製於九州之學崇儒重道升文公於十哲之班極曠
典以昭茲覲人文而成化允矣當陽遘運斯道大亨宜
乎紹述前賢諸廢並舉某世荷

恩眷慚報塞之未能叨守名邦惟顛覆而是懼念茲郡志缺軼不敢因循以蹈前愆嘗與父老僉謀莫不踴躍而襄盛舉梓邦紳士不乏韓歐之才寓公名賢勝有左馬之學並擷華藻勿靳宏裁家乘野史悉搜求以俟表章墓志碑銘亦咨詢而備採擇識大識小皆典章之所不遺宜雅宜風固邇言之所必察藏書安在巷議謂何為孝為忠孫支諒不忘夫祖德或貞或烈女流亦獲佐其家聲以及遯迹林中抑亦棲真霞外蓮祥芝秀之呈

其休蝗災蟲儆之乖其候凡茲參錯皆藉蒐羅莫為究末而忘原若應劭之志人物可摹昉也莫為貴遠而賤近若王充之作論衡可式程也要以耳目新知質之舊聞庶幾按據明審可備法戒百年之因革損益賴此以傳一郡之人物儒林永垂不朽豈惟清漳之地靈人傑載其寵光屬在有司之補闕脩殘均有榮幸焉謹啟

庚子秋帖示族中子弟

數年來集族中衆子弟在家廟課業勤勵有加今秋闈

在即纍纍佳篇吾何能不快然然文章特一端耳立心制行更為要著願諸子弟篤倫理之際嚴義利之辨現在居家處世何若將來居官理民何若醇此孝恭之念守其廉潔之操今日強毅立志終身守此不移盟之幽獨質之鬼神則更獲天人之祐助非徒科名奇必也抑余又聞家祚之昌由於父兄所培積更願諸為父兄者各宏裕其量洗濯其心去其斤斤沾沾卑卑之念常存此藹然惻然惇然之心曰克臻斯日加勉焉尚或不逞速

自淬厲焉則子弟藉為獲福之資父兄亦享安榮之樂矣不佞閲世閲人頗多凡所諄諄非迂闊之言皆肝膈之要也

帖家塾

凡子弟生徒午飯後各粘楮片於壁間嘉言善行皆可書或小學或日記故事或綱鑑性理末書某月某日某人書既有以觸發其性情閑邪心而起善念又有以長益其記誦日人一條每年則有三百條十人同學則有

三千條不寫及重抄者有罰事不勞而月計歲計甚有益

二希堂文集卷十一

二希堂文集跋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而横渠張子則云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葢人各有師曲藝且然舉業授受場屋遭逢士大夫固有終身不忘者况乎立身之本末學問之指歸豈等諸泛泛師弟子云乎哉嗚呼吾師文勤公之于鋐固鋐所當事之如一者也昔吾師主教鼇峰書院鋐丁酉負笈從遊耳目為俗學久塗塞見鼇峰學約惕然有警讀二希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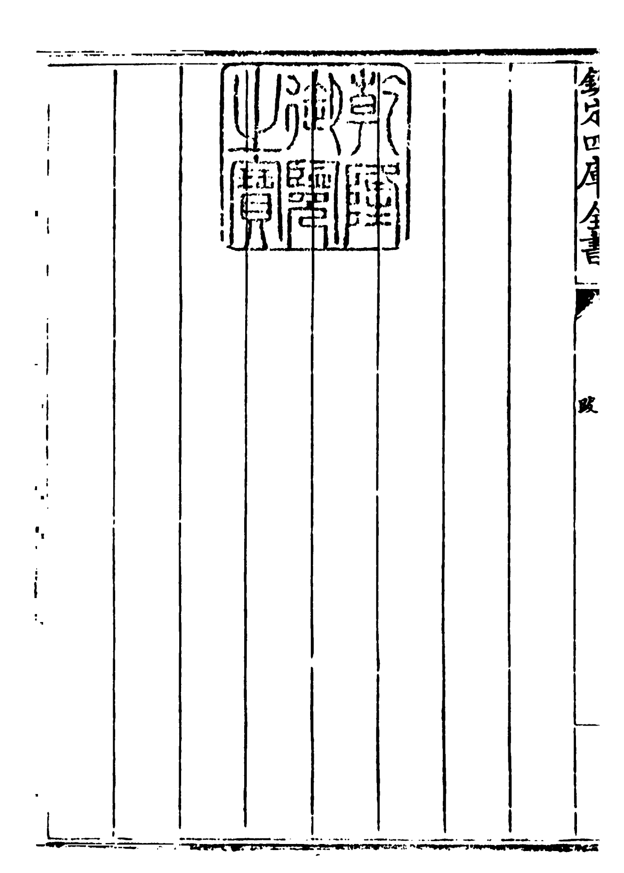
集曠若發矇勃勃然不甘自墮方半月師聞太夫人抱痾馳歸每附書問業輒加獎勗庚子徒步漳浦侍側十日癸卯師赴

先帝特召侍

今上講幄鋐適叨鄉舉計偕入都師引以見儀封張清恪公曰此鼇峰後起人也嗣是在都追隨數載師與名公卿論人才必首及鋐曰是有守有為始終不渝者也嗚呼鋐烏能踐師言之萬一倘自安呰窳竊位苟容無

所樹立獲戾于師何可勝言今鋐年已六十矣歲月蹉跎轉瞬遲暮憶懷往訓顧影自懟未嘗不汗下如雨也師仲子巨源監司重刊二希堂集屬綴以言敬述吾師之誨我知我者如此至吾師之道術經濟氣節文章天語襃揚日星炳耀海內莫不宗仰豈待小子之私言哉

乾隆丙子端午受業門人寧化雷鋐拜書


乾隆御覽之寶